

卡夫卡小说全集2

作家生前发表的作品

乡村大道上的孩子们

我听见马车从花园篱笆旁驶过，有时还看见它们出现在树叶轻微摆动的空隙里。在这盛夏，木制轮辐和车辕吱吱嘎嘎地响个不停！从田里干活归来的人们扬起阵阵笑声，这是件丑事。

我坐在我们的小秋千上，正在父母花园的大树之间休憩。

篱笆前人来人往，络绎不绝。孩子们飞快地跑过；运粮的马车满载着麦捆，麦捆上以及麦捆周围坐着男男女女，马车经过的阴影扫过花坛；黄昏时分，我看见一位先生拿着手杖慢悠悠地散步，几个女孩手挽手朝他走来，跟他打招呼时脚踏进了路旁的草地。

继而，鸟儿直蹿向空中，我不眨眼地看着它们，看它们一个劲儿地往上飞，简直觉得不是它们在上升，而是我在坠落，我感到一阵虚弱，抓牢秋千绳子，开始轻轻荡悠。没多久，风已吹得凉爽些了，眼前不再是飞翔的鸟儿，而是颤动的星星，我晃得猛烈了。

我在烛光下吃晚饭。我常把双臂放在木板上，已经很累了，嚼着我的黄油面包。暖风把网眼密布的窗帘吹得鼓起，有时，过路人如果想看清楚我，跟我说话，就用手抓紧窗帘。蜡烛多半一会儿就灭了，在昏暗的烛烟中，聚在一起的蚊子还要转着圈飞一阵。假若有人从窗外问我话，我就盯着他看，仿佛凝视一座山或往空气里瞧，而他也不大在乎我的回答。

如果有人跳过窗户栏杆，告诉我，大伙已经在门口了，我当然就会叹着气站起身来。

“不，你干吗这样叹气？究竟怎么了？发生了一场无法补救的大不幸吗？我们永远也缓不过来吗？真的全完了？”

什么也没有完。我们跑到房门前。“谢天谢地，你们终于来了！”——“你总是迟到！”——“怎么是我？”——“就是你。如果你不想来，就呆在家里吧。”——“绝不原谅！”——“什么？绝不原谅？你

怎么这样说？”

我们一头扎进暮色里。哪管白天与黑夜。不一会儿，我们的背心纽扣就像牙齿一样互相磕碰；不一会儿，我们保持着相同的距离跑着，像热带动物一样吐着热气。我们仿佛古战场上身穿甲冑的骑兵，高高地坐在马上，蹄声——，你追我赶，冲下短短的巷子，就这样跑着冲上了乡村大道。个别人踩进街沟里了，别的人刚一消失在黑暗的斜坡前，就已像陌生人一样，站在田间小路上俯视着。

“你们下来！”——“你们先上来！”——“这样你们就好把我们扔下来了，我们才不呢，这点聪明我们还有。”——“这就是说，你们是胆小鬼。来吧，来！”——“什么？怕你们？不就是你们要把我们往下扔吗？你们能有多了不起？”

我们进攻了，胸口被推了一把，我们躺倒在街沟的草丛里，心甘情愿地倒下了。一切都均匀地变暖了，我们感觉不到草里的温暖和凉意，只是有些困了。

如果向右转过身，把手枕到耳朵下面，就昏昏欲睡了。虽然很想抬起下巴重新站起来，却反而掉进一个更深的沟里。接着，横伸出胳膊，斜叉着腿，想顶着风一跃而起，肯定又会掉进一个更深的沟里。如此继续，根本不愿罢休。

在最后一个沟里，就会好好睡一觉，完全舒展四肢，特别是把膝盖伸直，——还没想到这一点，就仰面躺着哭起来了，像生了病似的。如果有男孩肘抵着腰，脚板脏兮兮的，在我们上面从斜坡往大道上跳，我们就眨眼示意。

月亮已经升起老高，一辆邮车在融融月光下驶过。一股微风缓缓吹起，呆在沟里也感觉得到。近处的树林开始沙沙作响。这时，就不再那么想独自呆着了。

“你们在哪儿？”——“过来！”——“一起过来！”——“你干吗藏起来？别胡闹了！”——“你们不知道邮车已经过去了吗？”——“哦，知道！已经过去了吗？”——“当然，你睡觉的时候，它就过去了。”——“我睡觉了？不可能！”——“闭嘴吧，一眼就能看出你睡觉了。”——“可别这样说。”——“过来！”

我们一块儿跑着，挨得更近了，有些人还手拉手，头不能抬得很

高，因为是下坡路。有人喊出一声印第安人打仗时的号令，我们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奔起来，跳跃时，风托起我们的胯。什么也不能阻挡我们；我们跑得如此投入，以至互相追赶时还能抱臂环顾四周。

在山涧小桥上，我们站住了；跑在前面的人转身回来。桥下的水拍击着石头和树根，似乎还没到深夜。干吗不跳到桥栏杆上呢？

从远处的灌木丛后面，驶出了一列火车。所有的车厢都亮着灯，玻璃窗肯定都放下来了。我们中有人唱起了一曲流行小调，其实我们都想唱。我们唱得比火车跑得还要快，我们晃着胳膊，因为光是声音还不够，我们的声音汇成洪流，这使我们感到很惬意。将自己的声音融入其他人的声音时，就像鱼儿被鱼钩勾住了。

我们就这样唱着歌，身后是树林，歌声一直传到远方旅行者的耳中。村子里的大人们还没有睡，母亲们在铺床。

是时候了。我吻了吻身旁的那位，对另外三个站得最近的只握手告别，我开始往回跑，他们谁也没喊我。在第一个十字路口——从这儿起他们就再也看不见我了——我转弯跑向田间小路，重又跑进了树林。我奔向南方的那个城市，我们村子里这样说：

“那个城市的人们！你们想想，他们不睡觉！”

“到底为什么呢？”

“因为他们不会困。”

“到底为什么呢？”

“因为他们是傻子。”

“傻子就不会困吗？”

“傻子怎么会困呢！”

杨劲 译

揭穿一个骗子

一个以前与我只有泛泛之交的男人这次很意外地又和我结伴同行，他拉着我在巷子里转悠了两个钟头之后，我们终于在晚上十点左右，来到了这所体面的房子前。

“好了！”我说道，双手一拍，表示无论如何要告别了。这种不十分明确的告别尝试我已做了好几次。我已经很累了。

“您马上就要上去吗？”他问道。我听见他嘴里有响动，像是牙齿的磕碰声。

“是的。”

我是应邀而来的，这我一开始就对他讲了。但我是被邀请走上去——我早就想进去了——而不是站在下面的大门前，看我面前这人的耳廓边，现在还和他一起保持沉默，仿佛我们决心久久地呆在这里，一动不动。这时，周围的房屋随即加入了这场沉默，还有笼罩其上、耸入星空的黑暗，看不见的散步者的脚步声——我没有兴致去猜测他们在往哪儿走——。风总是往街对面刮，某间屋子里的留声机对着紧闭的窗户唱着，这一切是我从沉默中聆听到的，仿佛沉默是这些声响的永久财富。

我的陪伴者——一个微笑之后——以他的以及我的名义，默认了这一切，顺着墙向上伸出右臂，闭上双眼，将脸靠在右臂上。

我没有看到他的微笑完全消失，因为羞耻感使我突然背转身去。从这个微笑我才认识到，这是个骗子，仅此而已。我在这个城市里已呆了好几个月，原以为一眼就能看穿这些骗子，他们像店主一样在夜里从侧街伸出手向我们迎来。我们站在广告柱旁，他们就围着柱子闲荡，像在玩着捉迷藏，从圆柱子后面探出头来，至少用一只眼窥伺着。他们逗留在十字路口，如果我们害怕了，他们就会冷不丁地出现在我们面前，出现在人行道边缘！我太了解他们了，他们就是我在小

客栈认识的第一批城里人，我感谢他们让我头一次目睹了什么叫寸步不让，我现在很难想象世上怎么能没有这种寸步不让，以至于我觉得自己心里已开始有这种寸步不让了。即便你早已逃离他们，即便从你这儿早已没什么可攫取的，他们仍旧站在你面前！他们居然不坐下，居然不倒下，而是盯着你，即使离你很远，依然目光灼灼！他们的手段总是老一套：大摇大摆地挡在我们面前；试图阻拦我们去我们想要去的地方；代之以他们心仪的一所住宅，假若我们内心积聚的情感终于奋起反抗，他们就认为他们将被拥抱，一头扑过来。

而这次，我和他在一起这么久，才看出了这些老把戏。我把指尖对着指尖揉，试图抹去这桩耻辱。

我面前的这个人却还和先前一样靠在那儿，仍旧自认为是个骗子，对自己的命运颇为满意，露在外面的脸颊变红了。

“认出来了！”我说，还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然后，我匆匆走上台阶，上面门厅里的仆人脸脸上显出无端的忠诚，这像个意外的惊喜，我十分高兴。当仆人们为我脱大衣，替我擦拭靴子时，我把他们依次看了看。接着，我舒了口气，伸展了一下四肢，步入大厅。

杨劲 译

突然的散步

晚上,如果一个人晚饭后似乎已经打定了主意留在家里不出门了,他穿上家居便服,坐在灯光明亮的桌旁,找点儿什么睡前的活儿或消遣做做,如果外面天气很差,叫人根本兴不起出门的念头,如果他在桌旁已经静静地坐了那么久,以至于他的突然离去肯定会惹人侧目,如果楼道已经黑了,楼门也已经锁上,如果他现在毫不顾虑这一切,心中带着突然的不安站了起来,换下便服,很快穿戴整齐,声称自己得出去,随便说声再见就真的走了,并且明知随着关门的快慢家中肯定会有或多或少的怒气,如果这人到了巷子里重新精神大振,四肢因为这不期而至的自由而显得特别灵活,如果他感到在这一决定中聚集了所有的决定的能力,如果他饶有深意地看出,他具有的力量原来比他需要的更多,能够轻易而快速地改变事态,并且有能力承受这种改变,如果他就这样沿着巷子走下去,——那么,这一晚上,他就真的完全走出了家,家变得模糊不清,逐渐消失,而这个人自己则稳固坚实,轮廓分明,他拍拍大腿,起而找回了他自己的本来面目。

这一切还会更加有力量,如果这个人在这么晚的时候去找个朋友,看看他过得怎么样。

谢莹莹 译

决 心

从一种悲惨的状况中脱身，即便很想劳神费力，也是轻而易举的。我从椅子上站起身来，围着桌子转，活动着头颈，绷紧眼睛周围的肌肉，让眼睛炯炯有神。迎合每一份情感，甲如果现在要来，我就万分热情地欢迎他，乙要是在我的屋子里，我就和气地包涵他，和丙聊天时，不管有多痛苦和艰难，都将他所说的一切囫圇咽进肚子里。

然而，即便我做到了这些，任何一个无法避免的闪失都会使所有事情，容易做的和难做的，陷入僵局，我也就不得不恢复原状。

因此，最好的办法仍是忍受一切，显得很难对付，随波逐流，不要因受诱惑做出不必要的举动，而是直愣愣地注视别人，不要感到懊悔，简言之，将生活中残余的幽灵亲手压住，也就是说，增加最后的坟墓般的安宁，除此之外，什么也不让存留。

这种状态的一个典型动作就是用小手指掠过眉毛。

杨劲 译

山间远足

“我不知道，”我无声地喊道，“我不知道，如果没有人来，那就没有人来了。我没有对谁做过坏事，没有谁对我做过坏事，但没有人愿意帮助我。全然没有人。可是，情形不是这样的。只是没有人帮助我，要不然，全然没有人倒是挺好的。我会很乐意——为什么呢——和一群全然没有人一起去远足。自然是到山中去，要不然去哪儿？看这些没有人是如何在人挤人的，看他们是如何臂挽着臂，看这许多脚，只由一些小步子分开着！大家当然全穿着燕尾服。我们就这么无所事事地走着，风从我们和我们四肢之间的空隙吹过。喉咙在山中将得到自由！我们不唱歌，那可真怪。”

谢莹莹译

单身汉的不幸

单身汉的生活看来很糟糕，如果想与众人共度夜晚，就要艰难地维持着尊严，请求众人接纳他；卧病在床时，一连几星期从床角瞧着空荡荡的屋子；总是在住房大门前与客人告别，从未与夫人并肩挤上楼梯，屋子里的侧门都是通向别家的；单手把晚饭拎回家；只能盯着别人的小孩看，还不可以一个劲儿地说“我没有孩子”；心里还记得年轻时见过的一两个单身汉，追随他们的打扮和举止。

就会是这样的，只不过，其实大家有朝一日也得独自生存，身心俱全，还有可以用手拍上去的额头。

杨劲 译

商人

或许有些人对我心怀怜悯，可我对此毫无觉察。我的小生意使我忧心忡忡，额头和太阳穴都隐隐作痛，前景也并无可喜之处，因为我做的是小买卖。

我必须为接下来的几小时提前做决定，给杂役提个醒，警告他别犯我所担心的错，必须每季度预测下一季度的流行趋势，并非我圈子里的人们会流行什么，而是我所看不见的乡下人那儿会时兴什么。

我的钱在陌生人手里；我摸不清他们的底细；对他们会遭遇的不幸，我一无所知；我如何能扭转这不幸呢！他们可能已变得穷奢极侈，在一家酒店的花园里大宴宾客，另一些人则正要逃往美国，只在这场宴会上逗留片刻。

工作完一天，傍晚关店铺时，我突然发现接下来的这几个钟头，店铺里需要忙的事一刻也不能停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，一大早就被赶得远远的激动在我心中翻腾起来，仿佛回落的潮水，却并不滞留在我内心，而是漫无目的地将我卷走。

这样激动一场根本就无济于事，我只能回家，因为我的脸和手都脏兮兮、汗津津的，衣服上污渍斑斑、满是灰尘，工作帽还戴在头上，靴子已被木箱上的钉子划破。我仿佛走在波浪上，把手指扳得咯吱吱地响，摸摸迎面而来的孩子们的头发。

但是路太短。我不一会儿就到了家，打开电梯门，走了进去。

这时我意识到，我突然独自呆着。别的人得爬楼梯，爬得有些累，得气喘吁吁地等着，直到有人来打开住所的门，这一等，就有理由生气和不耐烦了，然后他们走进穿堂，挂上帽子，直到穿过两侧有几扇玻璃门的过道，走进自己的房间，才成了独自呆着的。

而我一进电梯就已是独自一人，我手抵膝盖，往狭窄的镜子里看。电梯开始上升时，我说：

“你们停下！往后退！你们想去树阴下、窗帘后、拱顶凉亭里吗？”

我咬牙切齿地说着，楼梯栏杆贴着毛玻璃直往下滑，仿佛倾泻的水。

“飞走吧；你们的翅膀我从未见过，但愿它们把你们带往乡间山谷或巴黎，假使你们想去的话。

“好好看看窗外吧，从三条街上拥过来的游行队伍互不相让，乱成一团，队伍最后几排之间重又出现了空地。你们挥手帕吧，惊讶吧，感动吧，赞美驱车而过的漂亮女士吧。

“走在木桥上，跨过小溪吧，朝溪中洗澡的孩子们点头吧，为成千名水手在远方战舰上发出的欢呼而惊讶吧。

“去跟踪不显眼的男人吧，如果你们把他推进了大门通道，就动手抢他吧，然后你们个个把手插在衣兜里，目送他忧伤地走进左边的小街。

“警察四处散开，纵马疾驰，这时勒住了马，把你们赶回去。随他们去吧，我知道，这些空荡荡的巷子会让他们难受的。天哪，他们已经成双成对地骑马离去，慢慢地转过街角，飞驰过广场。”

接着，我就得走出电梯，让它降下去，按响门铃，女仆打开门，我向她问好。

杨劲 译

凭窗闲眺

在这些匆匆来到的春日里，我们做什么呢？今天清早，天灰蒙蒙的，但是，现在走到窗前，就会大吃一惊，把脸颊贴在窗户的把手上。

窗户下面，显然已在下沉的太阳的光辉照在纯真的女孩脸上，她一边走，一边左顾右盼；还看见后面的男人的影子，他从她身后匆匆走来。

接着，男人走了过去，女孩脸上无比明亮。

杨劲 译

回家的路

看看雷雨之后空气的震撼力吧！我的功绩历历在目，令我心折，尽管我没有抵触心理。

我迈步向前，我的速度是小街这一侧的速度，这条小街的速度，这片街区的速度。我有权治理所有敲门、对桌面的捶击，一切祝酒词，还有对对情人，不管他们是在床上，新建筑物的脚手架上，紧贴着黑暗巷子里的房墙，或是在妓院的长沙发上。

我拿我的过去掂量我的未来，却发现两者都很出色，难分轩轻，我所不得不抱怨的，只是十分惠顾于我的天意不公正。

只有当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时，才有些心事重重，而我刚才上楼梯时，并没觉得有什么可寻思的。即便我把窗户全打开，听到某个花园里还在演奏音乐，也无济于事。

杨劲 译

擦肩而过的人

深夜里，散步穿过一条小街时，老远就看见——因为我们面前是上坡，而且满月当空——一个男人迎面跑来，我们不会抓住他，即便他十分虚弱、衣衫褴褛，即便他身后有人喊叫着追来，我们也让他跑过身旁。

因为这是深夜，我们有什么办法，月光下的小街在我们面前是上坡，而且，这两个人可能是在追着玩，可能是在跟踪另一个人，也许第一个人是无辜的，被跟踪了，也许第二个人想杀人，那我们就成了帮凶，也许他俩互不相识，只是各自跑向自己的床，也许他们是梦游者，也许第一个人带着武器。

说到底，我们难道就不可以犯困吗？我们不是喝了很多葡萄酒吗？第二个人也跑得没了踪影，我们感到欣慰。

杨劲 译

男 乘 客

我站在电车尾部的踏脚台上，对我在这个世界、这个城市、我的家庭里的地位没有一点把握。我也无法随口说出自己在哪方面可以有权提出要求。我根本无法解释，我为什么站在这个踏脚台上，抓着这个拉环，让这辆电车把我载走，我也无法辩护，为什么人们为电车让道或默默走着，或伫立在橱窗。——没有人要求我这样做，可这无关紧要。

电车快到站了，一个女孩站到了踏板旁，准备下车。她无比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，仿佛我已触摸到了她。她一衣着黑，裙褶几乎纹丝不动，衬衣很短小，领子镶着白色细网眼的花边，她把左手平靠在车壁上，右手的雨伞搁在第二级踏板上。她的脸呈棕色，她的鼻翼微扁，肥肥的鼻尖圆鼓鼓的。她有着一头浓密的棕发，右鬓角上的茸毛都被吹散开了。她的小耳朵紧贴着脸，由于站得很近，我看见了她的右耳廓的整个背面以及耳根的阴影。

我当时问自己：她怎么会不为自己感到惊奇呢？她怎么会紧闭双唇，一句这样的话都不说呢？

杨 劲 译